

四 怎样造句

我们要说得正确写得正确，固然要注意选词，选用顶普通的、明白清楚的、正确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光注意选词还不够。因为话是一句一句说出来的，词选对了，词跟词连起来构成句子，要是句子造得不对头，还是不能恰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来。那么句子要造得怎样，才能够符合修辞的要求呢？

就说的写的方面说来，句子要造得能够恰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想得非常细致周到，句子要造得能够把这种细致周到的想法都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很坚决，句子要造得把这种坚决的态度表达出来，等等。就听的读的方面说来，要使人听了或读了你的话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不但能够明白，还要懂得你说这话时候的感情、态度。因此，从修辞角度来谈造句是一种看法，从语法角度来谈造句是另一种看法，这两者是不同的。

从语法角度说，要研究句子有几种格式，每种格式是怎样构造成的，怎样的格式才是正确的等等。从修辞角度看，要注意的是怎样的句子人家容易听懂容易看懂，怎样按照自己不同的思想感情用不同的句子格式来表达等等。下面就从修辞角度来谈谈造句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1. 合乎普通话的说法

我国各地方言在造句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但也并不完全相同。碰到各地方言造句方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照普通话的说法来造句，就是照北方话的说法，因为普通话是拿北方话来做基础方言的。比方：

- (1) 普通话：快到北京了。
- (2) 苏州话：北京到快哉。
- (3) 普通话：多买几本书。
- (4) 广东话：买多几本书。

像这样，各地方言的造句方法要是跟普通话不同，我们不但要选用普通话里的词，像不说“哉”说“了”；还要用普通话的说法造句，即不说“北京到快了”，该说“快到北京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都容易看懂。

怎样对待欧化句法

另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外国句法。有些外国句法我们应该避免，因为它跟普通话的说法不合，看起来使人感到别扭，不容易懂。有些外国句法我们应该吸收，用来丰富我们的造句法，使句子更能够正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因为这些造句法跟普通话的说法并不冲突。

下面的句子是不符合普通话的说的：

(5) 这儿一切都显得很光滑，很清洁，叫人觉得特别舒适。这种舒适，带有现代大轮船上的一切房间、一切船上用具所特有的那种异常朴素的严格调理过和计算过的精巧风格。

这里从“这种舒适”起到“精巧风格”止，念起来觉得很别扭，意义模糊。这话的问题有二：一在结构上，二在用词上。先看结构，说“带有精巧风格”，就很顺当，在“带有”下加上很长的附加语，念到“精巧风格”，早把“带有”忘掉了。“带有”跟“风格”离得太

远，念起来就显得别扭了。再看用词，“这种舒适带有精巧风格”，“舒适”是一种感觉，怎么会“带有精巧风格”？可见“舒适”跟“风格”连不起来。只因中间加进了很长的附加语，这种连不起来的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可见结构不恰当就容易造成用词的不恰当。

要把上面的话改成普通话的说法，第一要把那句话的意思想清楚，第二才好改成普通话的说法。这句话既是讲“精巧风格”，联系上文该指“这儿一切”说的，即“这儿一切具有精巧风格”。试改成下面的说法：

这儿一切都显得很光滑，很清洁，具有异常朴素的精巧风格。这种风格像现代大轮船上一切房间、一切用具所特有的那样，是经过严格的设计安排的，叫人觉得特别舒适。

这样一改，话既顺当，又容易懂。可见要把别扭的甚至有毛病的长句子改得合乎普通话的说法，第一要把句子的意思想清楚。有些句子的别扭和有毛病，是意思没有想清楚造成的。意思清楚了，动词（像“带有”）跟宾语（像“精巧风格”）不要隔得太远，要是中间有很长的附加语，宁可把附加语提出来放在下面，把宾语（像“风格”）再重复一下，像这里加上了“这种风格”，把附加语“现代大轮船上……”放在下面，念起来就顺当了。这样一改，原来用词不当的也容易看出来，加以改正。像“严格调理过”就不妥当。人的身子有毛病，需要调理，大轮船上的房间和用具是不能说“调理”的。

这样说来，要写得合乎普通话的说法，先要把意思想清楚，把不必要的长附加语移到后面来，尽可能改得使它顺口，使它好懂。

要写得合乎普通话的说法，并不等于完全不能吸收外国句法。比方五四运动以前的白话小说，写的对话，总是这样的：

(6) 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景阳冈》）

“某某说”在前面，说的话在后面。现在却有别的写法，如：

(7) “您回来了？”她先这样问。（鲁迅《祝福》）

(8) “老叔你别笑，”王淮南又故意绷住脸说。“你说，咱全村全社今年每亩增产一百斤的计划能实现不？”（秦兆阳《麦穗》）

(7) 里说的话在前面，“她先这样问”在后面；(8) 里“某某说”插在说的话中间。这种格式，在过去的作品里是不大看到的，是从外国文学中学来的。这样的外国式的句子结构是好的，它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出当时说话的神情。如：

(9) “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鲁迅《长明灯》）

这里写一个人要去吹熄庙里的长明灯，别人骗他，说代他去吹，他不信。他说的话，“你吹？不能！……”是连接着说的。现在把“他……说”插在话的中间，就把说话的神情生动地写出来了。他说“你吹”是带着嘲笑似的微笑的，显得他不受人家的骗；他说“不能！……”是态度非常坚定的。虽然“你吹？不能！”是连着说的，但说话的神情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把“他……说”插在中间，就很好地把这种神情态度的变化描写出来了。

长句和短句

再像从前的白话文，在没有受到外国影响以前，一般说来，句子

是比较短的，就是在长句子里，句中一定有不少停顿，每个停顿也是比较短的。比方：

(10) 知客（和尚）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开包裹，取出书来，拿在手里。……清长老读罢来书……唤集两班许多职事僧人，尽到方丈，乃云：“汝等众僧在此，你看我师兄智真禅师好没分晓！这个来的僧人，原来是经略府军官。原为打死了人，落发为僧。二次在彼闹了僧堂，因此难安他。你那里安他不得，却来推与我；待要不收留他，师兄千万嘱咐，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这一里，倘或乱了清规，如何使得？”（《水浒》）

这段是讲鲁智深拿了师父的信，投奔大相国寺，大相国寺的清长老跟许多和尚商量的话。这段话里有叙述，也有议论。里边顶长的句子是末了那一句话，有三十三个字。可是在这三十三个字中间停了六停，每一停有的四个字，如“不可推故”，有的六个字，如“待要不收留他”。这一段话里顶长的一个停顿是“唤集两班许多职事僧人”，也只有十个字。像这种句子比较短、句子中的停顿很短的情形，是从前书面语言的特点。

现在的书面语言就不完全这样了。比方：

(11) 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可能参加抗日斗争而其他部分可能由动摇而中立，指出了国民党营垒可能破裂和其中英美买办集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而被迫参加抗日，指出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以后，总结党的任务说：“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这句话共有 149 个字，其中的停顿，第一个停顿有 39 个字，第二个有 37 个字，这样长的句子和句子中这样长的停顿，是受到外国文影响以后才有的。

这种句子的好处有三点：一是话说得周密，比方说成“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各界一切活动汇合起来”，话是简单了，就是不周密。“全国各界”指的是什么呢？不清楚。不但不清楚，还有毛病，先说“全国各界”就连反动的“买办资产阶级”都在内了，不是有很大毛病吗？现在把它列举出来：“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又周到，又明确，这是在“一切活动”上加上附加语的好处。

二是结构紧凑。“毛泽东同志在……以后，总结党的任务”，“在”跟“以后”紧密结合，是在指出了怎样的情况后总结的，这就把全句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要是换一种说法，比方说，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些什么看法，对国民党营垒有些什么看法，对长征又有什么看法。把这些分别说明以后，然后再说，根据这些看法做出总结等等。这样，这句话就可分做几句来说，句子是短了，可是结构就显得松懈，没有原来那么紧凑了。

三是气势旺盛。由于结构紧凑，念起来就逼得你非一口气念下去不可，这就显得气势旺盛，有力量。要是分成几句，中间可以作几次较长的停顿（用句号的地方停得较长，用逗号的地方停得短），气势就不会这样旺盛了。

从这里可看出来，这样的长句子是有它的必要的。我们如果很多意思要一口气说出来，要说得周密和紧凑，就适用这一类的长句子。这就触及到要根据作者的用意，采取各种不同的句式来达意表情了。

2. 根据意义来确定句式

句子有长有短，同样长短的句子又有各种不同的结构。我们在说

或写的时候，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句式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这就得根据用意来确定。所谓根据用意有两个意思：一是从体裁方面说的，一是从意思的着重方面说的。

从体裁方面说

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是两种不同的体裁，往往采用不同的句式。一般说来，理论文章多用长句，文学作品多用短句（包括短的停顿）。文学作品中，对话部分多用短句，叙述部分的句子比对话长些，但比理论文章的长句还短些。

（1）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鲁迅《故乡》）

（2）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同上）

在同一篇作品里，（1）是描写，不是对话；（2）是对话。把这两段话一比较，就见得对话的句子短，描写的句子长些。（1）里的描写只有一句话，共102个字。（2）里的对话有好多句，短的句子只有两

三个字，如“不是”、“管贼么”。长的句子也只有27个字。

那么（1）里的描写有102个字，不是也很长吗？描写的句子即使有长的，但就它的停顿来看还是短的。（1）里最长的一个停顿是“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共16个字。跟前一节里（11）的长句子比，第一个停顿39个字，第二个停顿37个字，就显得短了。这说明不同的体裁需要不同的句式。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懂得，在对话里，在叙述或描写里，适用短的句子或短的停顿；在理论文章里，有时需要用长的句子或长的停顿。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体裁来用短句或长句。一般说来，短句子容易念，容易懂，可以用短句子来表达时就不要硬造长句。但长句也有它的必要，在理论文章中，要说得周密、紧凑，有时非用长句不可。只要有必要，我们不必硬要避免长句子，或者认为长句子一定不及短句子好。

从意思的着重方面说

同一个意思，要是着重点不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就拿（1）里的话来看，同样的话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方：

（3）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4）一轮金黄的圆月挂在深蓝的天空中。

（5）天空作深蓝色，中间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6）一轮圆月作金黄色，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中。

（7）圆月一轮，作金黄色，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中。

就上面这五种说法看，意思都一样，可是说法不同。可见同一个意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造句时，我们就得从各种不同的说法中选择一种。选择哪一种呢？得根据我们的用意。各种不同的说法所表述的意思虽然一样，但是用意的着重点是各不相同的。

假定我们注意到几方面的东西，像上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或东面是什么，西面是什么，那就适宜用（3）的说法。鲁迅先生的原文就是这样的。他注意天上的月亮和下面的沙地，所以用（3）的说法。比方我们到一个朋友的房间里去，要是我们注意到他的房间里南面放着什么，北面、东面又放着什么，就说：南面靠窗放着一张书桌，北面靠墙放着一张床，东面靠墙放着一口橱。用的是（3）的说法。我们不说：一张书桌在南面靠窗放着，一张床在北面靠墙放着，一口橱在东面靠墙放着。因为我们注意几方面的东西，就该先说方位，后说东西，用（3）的说法。

假定我们只注意一方面的东西，就可用（4）的说法。像说：一轮金黄的圆月挂在深蓝的天空中，越显得皎洁可爱。我们的着重点放在月上，不是列举各方面的东西。比方我们到朋友的房间里去，房里的家具并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只注意到东面墙上的一张画，这时我便说：一幅齐白石的写生画挂在东面墙上。因为我并不要列举东面有什么，西面有什么，所以先说东西，再说方位，用（4）的说法。

假定天空的颜色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月亮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只要讲这两样东西，并不要讲各方面的东西，这时可用（5）的说法：天空作深蓝色，中间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中间用了个逗号，停顿一下，把这两样东西引起我们的注意都显出来了。假使我们对墙上的写生画和墙壁的颜色都注意了，就可用（5）的说法，说成：墙上漆作嫩绿色，挂着一幅齐白石的写生画。

假如月光的颜色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可以用（6）的说法，作：一轮圆月作金黄色，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中。这话表现出月光的颜色和挂在深蓝色的天空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比起前面三种说法来，就把注意月光的颜色这点显出来了。要是我们说：一幅齐白石的写生画把虾都画得像活的一样，挂在东面墙上。这就把画里东西的神态也写出来了，用的是（6）的说法。

假如我们要把几种东西一一列举出来，适用（7）的说法。比如说：繁星万颗像宝石在发光，圆月一轮作金黄色，都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中。照一般的说法，我们总是说“一轮圆月”“万颗繁星”“一枝笔”“一本书”等等，把数量词（如“一轮”“一枝”等等）放在前面，把东西的名字放在后面。但要是把各样东西一样样列举出来，就适用（7）的说法。比方说：今天我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不少东西，数数看有：金星金笔一枝，金星墨水一瓶，大号毛巾一条，香皂两块。我们不会说：数数看有：一枝金星金笔，一瓶金星墨水。要是我们只买了一样东西，不是列举几样东西，就只说今天我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一枝金星金笔，不会说买了金星金笔一枝。

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同样的意思，我们说起来的着重点却并不一样；由于着重点的不同，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着重点来选择一种顶合适的说法。

意思的着重点和句子结构

由于意思的着重点不同，句子的结构跟着不同。下面我们可以着眼在句子结构上来看这个问题。

- | | |
|------------------------------------|-------------------------------|
| （8）这个地方我没有到过。 | 我没有到过这个地方。 |
| （9）楼上下来了一个人。 | 一个人从楼上下来了。 |
| （10）画这幅画的是齐白石。 | 这幅画是齐白石画的。 |
| （11）北京，新中国的首都，
是全国人民所景仰的
地方。 | 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是全国人民所景仰的
地方。 |
| （12）他不敢说，因为怕说错。 | 因为怕说错，他不敢说。 |
| （13）晚上，同学都在做功课。 | 同学都在晚上做功课。 |
| （14）他天资聪明，功课都好， | 他天资聪明，功课都好， |

- | | |
|-----------------|----------|
| 文章也写得不错。 | 写的文章也不错。 |
| (15) 饭也吃了，茶也喝了。 | 吃了饭，喝了茶。 |
| (16) 饭吃过了吗？ | 吃过饭了吗？ |

上面这九句话，每句话都有两种说法，表示出不同的着重点，造成了不同的结构。

(8) 里第一句把着重点放在“这个地方”上，第二句是一般的说法。(9) 里第一句着重在“楼上”，即着重在从什么地方下来。第二句着重在“一个人”。由于着重点不同，用的词也不同。我们只能说“楼上下来了一个人”，不能说“楼上下来了张三”，但是可以说“张三从楼上下来了”。这是因为着重在处所（楼上），不着重在人，不在于指明是谁。要指明是谁，着重点显然不在“楼上”了。要是说：“楼上下来了一个人，原来是张三。”上半句着重“楼上”，下面只能用“一个人”，下半句着重“张三”，中间有了个停顿，就可以有不同的着重点了。就结构看，第一句动作（来了）在前，“人”在后；第二句“人”在前，动作在后，也是不同的。

(10) 里第二句是一般的说明，第一句有些着重“画这幅画的”意味。就结构说，第一句动作（第一个“画”字）在前，人（齐白石）在后；第二句“人”在前，动作（第二个“画”字）在后。

(11) 里第一句，有强调“新中国的首都”的意味。第二句，“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北京”的修饰语，意味和第一句不同，位置和第一句恰好相反。

(12) 里第一句，“因为怕说错”放在后面，只有解释作用，语气显得弱一些；第二句“因为怕说错”放在前面，语气就比较强。

(13) 里第二句是叙述一件事，第一句着重“晚上”，把它提到句子的头上来。

(14) 里第一句“人很聪明，功课都好”，不是被动的说法；“文

章也写得不错”是被动的说法，因为“文章”自己不会“写”，是被人写的。第二句中间没有被动的说法。这里把天资、功课、文章三点提出来，也就是着重在这三点的列举上。

(15)(16)里的句子，动词（吃、喝）和宾语（饭、茶）的位子不同。动词在前的是一般的叙述或发问，宾语在前的有着重宾语的意味。说“饭也吃了”，表明吃过了的是“饭”，不是“糖果”或“水果”；“茶也喝了”，表明喝过了的是“茶”，不是“酒”或“牛奶”。“饭吃过了吗？”表明问的是“饭”有没有吃过，不是问“糖果”或“水果”有没有吃过。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由于意思的着重点不同，可以造成种种不同的句子结构。因此，我们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句子结构，才能够根据我们的着重点来造句，使句子能够恰当地表达出我们的所要着重的东西来。

3. 根据上下文来确定一种说法

同一个意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主要是由用意来确定。在根据用意来确定说法的原则下，还要照顾到上下文。有时候，我们修改自己写的东西，由于改了上一句，下一句也不得不改，便是这个道理。比方：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钢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决不惮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
(鲁迅《社戏》)

这里一共是两句话，第一句说明每天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二句说明虾的容易钓。这两句话里的上半句要是换了个说法，那么下半句

就得跟着改动。就第一句看，说明每天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掘蚯蚓，一件是钓虾，掘蚯蚓为的是钓虾，所以主要是钓虾。要是我们从主要的事着眼，把它说成：“我们每天的事大概是钓虾，先去掘蚯蚓，掘来穿在钢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因为开头的话改了，接下去就得补上“先去掘蚯蚓”；因为开头已说了“钓虾”，原句末了的“钓虾”就可改用一个“钓”字。第二句话我们要是把开头的话改了，下面的也得跟着改，如：“在水世界里虾是很呆的，它总是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原句是用比方，把“虾”比做人——呆子，所以用“不悻”。要是不用比方，光说“虾”很“呆”，即不把它比做人，下面就不宜用“不悻”字样。

在这里，我们只是说明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说法。要是开头的话改了，接下去的话往往也得改。至于一句话应该用哪一种说法，那是由话的内容、说话的着重点所决定的。像上面的两句，原文所以要那样说，是有它的必要的。第一句说“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不说“是钓虾”，这应该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说的。猜想当时的情况，乡下的孩子在一起玩的一定不少，掘蚯蚓是大家都可做的，钓虾大概不是大家都可做的，要能够自制钓钩的孩子才能钓虾。因此，着眼在大家，所以说“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第二句打个比方，拿虾来比呆子，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从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先生这样说，是他的思想内容决定的。

五 修辞的积极手法

修辞有积极手法和消极手法两种，这点在前面已经提过了。上面我们从修辞上来谈用词、造句，主要是谈修辞的消极手法，从明白清